

No Place Like
Home



惊魂

MARY HIGGINS CLARK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 著

郑秋雁 =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MARY HIGGINS
CLARK

美国
悬疑小说
女王

畅销系列精选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克拉克风格：把悬疑保持到故事的最后一刻！

每部作品都是国际畅销书，单在美国销量达 8 000 多万册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 著
郑秋雁 / 译

NO PLACE
LIKE HOME

MARY
HIGGINS
CLARK

惊悚悬疑女王

之

惊
魂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6-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魂/(美)希金斯著;郑秋雁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6

ISBN 7-5382-7725-0

I. 惊… II. ①希…②郑…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295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BERIELSMANN ASIA PUBLISHING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MARY HICCINS
CLARK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本书由 Mary Higgins Clark 授权,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能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6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柳青松 张国际 责任校对: 亚 亚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奇文云海

定价: 25.00 元



MARY HIGGINS CLARK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悬疑小说女王

被誉为“悬疑小说女王”（The Queen of Suspense）的美国著名悬疑小说家玛丽·希金斯·克拉克，是各大畅销书榜的常驻客，至今已经出版了33本小说，每一部作品都是国际畅销书，单在美国的销量就达8000多万册，是美国获取版税最高的畅销书作家。

克拉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的传记*Aspire to the Heavens*，但销路甚差。她决定改变写作方向，运用自己特殊的亲身经验、加上无限的想象力，改写悬疑推理小说；她的第二本小说*Where Are the Children?* 使她从此确立了悬疑推理小说的发展之路，此书不但一举成名、还改编成电影，克拉克的写作风格也开始确立，如她在《消逝中的女人》里，运用了读者熟悉的经验（听广播节目、社交聚会、度假、恋爱、死亡）来做直接的文学沟通，使读者如临现场、随即可以进入作者所描绘的空间。由她的畅销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情迷杀机”*You Belong to Me*，“多重杀机”*All Around the Town*，“前世恨未了”*Haven't We Met Before*都收到了不菲的票房。

克拉克的小说不仅卖座，而且多次获奖，得到了文学界、推理小说界的支持与认同。她在2000年获得了美国悬疑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爱伦坡”奖，颁布此奖的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还于2001年发起了以克拉克为名、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赞助的奖项，用以鼓励作品风格最近似于“克拉克传统”的作家。

《惊魂》

10岁的莉萨为了保护母亲，举枪对准了继父，却在混乱中误杀了母亲，打伤了继父，被送上了青少年法庭……

为了忘却这段噩梦，莉萨远走他乡，改名为西莉亚。24年后，西莉亚已经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室内设计师，并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在她生日那一天，丈夫亚力克斯买下当年她误杀母亲的旧居作为礼物送给她，从此开始了一连串噩梦般的经历：草坪上的恐吓标语，门上的骷髅图案，房产经纪人被枪杀，西莉亚成了警方的怀疑对象。

在最初的恐慌过后，西莉亚开始独自调查当年的案件。就在西莉亚发现真相之时，凶手的魔爪却伸向了她和儿子杰克……

这部小说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把悬念保持到故事的最后一刻。究竟当年的事故背后有什么秘密，如今的谋杀案又是谁在主使，一切答案只有到了小说的末尾才完全揭晓。小说的结局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MARY HIGGINS

CLARK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序 幕

十岁的丽莎正做着最喜欢的梦：六岁的她和爸爸在新泽西春湖的海滩上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他们站在海里，每当有浪打来，就手牵着手一起跳起来，然后更大的浪打向他们，落在他们头上。这时，爸爸总会抓住她，叫道：“抓紧了，丽莎！”下一秒，他们被浪卷了进去，在水中翻滚起来。丽莎害怕极了。

她至今还能回想起被浪冲上岸时，前额重重地撞在沙滩上的感觉。她呛了几口水，不停地咳嗽，两眼刺痛，大哭起来。这时，爸爸把她抱到腿上。“那就是浪！”他一边说，一边把她脸上的沙子掸掉，“不过，我们一起应付过来了，不是吗，丽莎？”

这是梦中最幸福的时刻——爸爸的怀抱让她感到无比安全。

第二年春天，爸爸去世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真正感到安全过。如今，她总是害怕，因为妈妈把继父特德赶了出去。特德不想离婚，总缠着妈妈，希望她能让他回来。丽莎知道，除了自己，妈妈也很害怕。

丽莎试着不去听。她想回到梦中，回到爸爸的怀抱，但总是被吵醒。

有人在哭喊着、尖叫着。她好像听到妈妈在叫爸爸的名字。她在说什么？丽莎坐了起来，悄悄地下了床。

妈妈总是给丽莎的房门留个缝儿，让她能看到过道上的灯光。直到去年嫁给特德之前，她总是告诉丽莎，只要她醒了或是感到难过了，都可以到她房间来跟她一起睡。然而，自从特德搬进来以后，她再也没有和妈妈一起睡过。

这会儿，她听到了特德的声音。他冲着妈妈大喊大叫，妈妈尖叫着：“放开我！”

丽莎知道妈妈很怕特德，自从特德搬出去以后，她甚至把爸爸的手枪放在了床头柜的抽屉里。丽莎踩着地毯悄悄地下了楼。客厅的门开着，特德正把妈妈按在墙上，不停晃着她。丽莎跑过客厅，直接冲进妈妈的卧室，匆匆绕过床，猛地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颤抖着拿起枪，跑回了客厅。

站在门廊上，她举起枪，指着特德，大声叫道：“放开我妈妈！”

特德转过身，依然紧紧抓着妈妈，双眼睁得溜圆，满面怒容，额头上的血管都爆了出来。丽莎看到妈妈泪流满面。

“当然，”他说。突然，他用力把妈妈一把推向丽莎。就在她撞到丽莎的一瞬间，枪走火了。丽莎听到细小的古怪的汩汩声，妈妈倒在了地上。丽莎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特德，举枪瞄准冲向她的特德，扣动扳机。一下、两下……特德倒在地上，匍匐着向她爬过来，想夺走她手中的枪。子弹打完了，丽莎丢了枪，一下子坐在地上，抱起了妈妈。没有一点声息，她知道，妈妈死了。

那之后的事情丽莎记不太清了，只模模糊糊记得特德打了电话，警察来了，有人把她从妈妈身边拽开。

她被带走了，再也没能见到妈妈。

第一章

二十四年后

难以置信！我竟然站在当年误杀妈妈的地方！我不禁问自己，这是噩梦还是现实。在那可怕的一夜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不停地做噩梦。审判之后，我搬到了加州。在那里，我接受心理治疗，常常应莫兰医生的要求画出当初的情景，于是这间屋子出现在我大多数的画里。

壁炉上的镜子还是父亲当年修复房子时选的，有边框，嵌在墙上，是墙的一部分。我的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眼睛看上去不再是深蓝色，而是黑色的。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那可怕的景象。

我的眼睛的颜色遗传于我的爸爸。妈妈的眼睛淡一点，是蓝宝石的颜色，衬着她的金发，非常好看。我的头发原本是暗金色，不过，自从我十六年前回到东海岸就读曼哈顿的时尚技术学院，我就把头发染黑了。我还比妈妈高五英寸。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很多方面我越来越像妈妈，尽管我尽可能地试图表现出与她不同的样子。我一直害怕有人对我说“你看上去很眼熟……”当年，妈妈的头像频繁在媒体上出现，还时不时出现在那些重新描述当年案情的新闻记事里。因此，只要有人说我长得像某人，那个人就是指我妈妈。我叫西莉亚·福斯特·诺兰，曾经叫丽莎·巴顿，被那些小报称为“小莉齐·伯登^①”。如今的我和当年完全不同，不再是那个长着圆圆的脸、金色卷发的小女孩，不再是那个被控告蓄意杀害母亲和企图杀害继父、又被法庭宣告罪名不成立——不是免罪——的小女孩了。

我和第二任丈夫亚历克斯·诺兰结婚半年了，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杰克。今天我们原本是要接儿子去匹派克看骑术表演的，那是坐落于新泽西西北部的一处高级消费区。亚历克斯却中途绕道去了邻镇曼德汉姆。到了镇上，他才告诉我要给我一个惊喜，送我一份生日礼物。一路开车到这里，亚历克斯停下车，我们走进屋子。

^① 莉齐·安德鲁·伯登(1860—1927)，因用斧子杀害双亲而被控告，后又宣告无罪。

我僵直地站在当年事发的地方。杰克拽了拽我的手，他像大多数四岁孩子一样，精力充沛，想去屋子里探险。我一放开他的手，他就冲出房间，跑到走廊里去了。

亚历克斯站在我身后。不用看，我也能感受到他的不安。他认为自己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家，而他是那么的慷慨，将整幢房子以我的名义买下，作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去追杰克，亲爱的，”他试着让我放心，“你四处看看，想想怎么装修吧。”

他离开房间，说道：“别到楼下去，杰克，我们还没带你妈妈看完新家呢。”

“听您先生说，您是位室内设计师，”亨利·佩利，房地产经纪人，说道，“这幢房子保存得很好。当然了，每个女人，尤其是从事您这个职业的女人，都想给自己的房子打上个人的印记。”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佩利六十岁左右，个子不高，头发灰白且稀疏，穿着整洁的蓝色细条纹西装。我意识到他是在期望我能对丈夫送的这份生日礼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正如您先生说的，我不是销售代理。”佩利解释道，“我的老板乔其特·格罗夫是要带您先生去看看这附近的几处房产，途中您先生看到草坪上的‘出售’标牌。显然，他一眼就爱上了这幢房子。这房子无疑是一件建筑艺术珍品，占地十英亩，就坐落在主城区的最佳地段。”

我知道这房子是珍品。是我父亲将一幢摇摇欲坠的十八世纪建筑修复成了这幢迷人的大屋子。我的视线越过佩利，落在壁炉上。壁炉架是父亲和母亲在法国的一座快被拆除的城堡里找到的。爸爸曾向我讲述过架上所有雕刻的图样的含义，包括那些小天使、菠萝、还有葡萄……

特德把妈妈按在墙上……

妈妈在哭泣……

我用枪指着她。爸爸的枪……

放开我妈妈……

当然……

特德把妈妈转过来，推向我……

妈妈惊恐地看着我……

枪走火了……

莉齐·伯登用斧子……

“你还好吧，诺兰太太？”亨利·佩利问道。

“是的，当然。”我答的有点费劲。我的舌头很重，好像没法吐字。满脑子都在想着我不应该答应拉里，我的第一任丈夫，不告诉任何人我的真实身份。对于拉里强迫我立下这样的誓言，我这会儿非常生气。同他结婚前，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那时他对我多好，可是最后他叫我失望了。他对我的过去感到羞耻，害怕那样的过去会影响到儿子的未来。正是这份恐惧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谎言已经破坏了我 and 亚历克斯的关系，我们都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提到想尽快生孩子。我很想知道，如果他得知孩子们的母亲是莉齐·伯登的话，会怎么想。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却难以被人遗忘。镇上的人还能认出我吗？我很好奇。也许没有人能认出我，但即使我同意住在这个地区，也不代表同意住在这个镇上，或是住在这间屋子里。我没法住这儿。

为了避开佩利眼中的好奇，我走到壁炉架前，假装研究起来。

“很漂亮，不是吗？”佩利问，微微拔高的声调透露出房地产经纪人才有的职业热情。

“是的，很漂亮。”

“主卧室非常大，带有两间装修非常豪华的独立浴室。”他打开通往浴室的门，期待地看着我。我不怎么情愿地跟着他后面。

回忆充斥在我心里。周末的早晨，我常常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爸爸会给妈妈倒杯咖啡，给我倒一杯热巧克力。

那张特大号的床和装饰着穗子的床头板都不在了。淡桃色的墙被刷成了墨绿色。窗外，很早以前爸爸种的那棵鸡爪枫已经长高了，也漂亮了。

我的双眼盈满了泪水。我想逃离这里。如果有必要，我愿意违背对拉里发下的誓言，把一切告诉亚历克斯。我不是西莉亚·福斯特，不姓凯洛格，也不是住在加州圣巴巴拉的凯瑟琳·凯洛格和马丁·凯洛格的女儿。我是丽莎·巴顿，在这个镇上出生，还是孩子的时候，法官宣判我谋杀及谋杀未遂罪名不成立。

“妈妈，妈妈！”儿子一边叫我，一边咔哒咔哒地走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他匆匆忙忙地跑进来，跑得飞快，精力充沛。这个漂亮的小男孩是我的心头肉。夜里，我轻轻溜进他房间，倾听他平缓的呼吸声。他对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他喜欢我随叫随到。

看到他向我跑来，我弯下腰，张开双臂接住他。杰克遗传了拉里的浅棕色头发和高高的前额。他漂亮的蓝眼睛遗传于我妈妈，不过，拉里的眼睛也是蓝色的。拉里在弥留之际还低声说着，不想让杰克一进幼儿园就面对那些想挖掘我的陈年旧事的小记者们。我再一次尝到苦涩的滋味，因为孩子的父亲为我的事感到羞耻。

特德·卡特赖特诅咒跟他感情不和的妻子来乞求和解……

国内精神病专家测试十岁的丽莎·巴顿是否在精神方面有足够的能力去故意杀人……

拉里让我发誓保持沉默，到底是好是坏？这会儿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我亲了亲杰克的头顶。

“我真的、真的、真的喜欢这里。”他兴奋地告诉我。

亚历克斯走进卧室。他是那么精心地准备了这份惊喜。车道上装点着生日气球，在八月的微风中摆来摆去。所有的气球上都写着我的名字和“生日快乐”。然而，他递给我钥匙时的喜悦之情和买下房子的成就感都消失了。他非常了解我，知道我不开心。他很失望，很伤心，为什么不呢？

“我跟办公室里的人说起我做的这一切时，好几个女人都说，无论房子多漂亮，她们都希望能由自己做出买下它的决定。”他绝望地说。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红棕色的头发和棕色的眼睛，心想，她们是对的。亚历克斯个子高高的，肩膀很宽，看上去非常有力，这让他很有魅力。杰克崇拜他。这会儿，杰克溜出我的怀抱，抱住了亚历克斯的腿。

我的丈夫，我的儿子。

我的房子。

第二章

格罗夫房产中介所坐落在新泽西州迷人的曼德汉姆的东大街上。乔其特·格罗夫把车停在中介所门口，下了车。虽然是八月份，天气却难得的凉爽，天空中的云预示着快要下雨了。她身上的短袖亚麻套装稍显单薄了一些，她快速走向办公室。

六十二岁的乔其特身材娇小，气质优雅，有着一头卷发，青灰色的眼睛和坚毅的下巴。眼下，她的情绪很乱。一方面，她很高兴顺利帮别人卖出了一套房子。那房子在镇上不算大，然而售价却几乎高达七位数。尽管她和另一位经纪人分享这笔佣金，支票上的数字也高得吓人。这笔钱足够她用几个月，直到做成下一笔生意。

今年的业绩很糟糕，幸亏做成了这单生意，将老磨坊街的房子卖给了亚历克斯·诺兰。这笔收入可以把办公室里那些过期的账单补交掉。她非常想亲眼看到那天早上诺兰是如何将房子送给他太太的。我想她喜欢惊喜，乔其特第一百次想着。她担心诺兰做的事太冒险，还警告过他那幢房子的历史不太好，不过诺兰似乎并不在意。乔其特还担心如果他太太不喜欢那房子，她有可能陷入非公开审判的诉讼案里，毕竟他是他以他太太的名义买的房子。

新泽西房地产法规定，如果某处房产有不良历史，即该房产有可能在心理上对购房者造成不良影响，如恐惧，经纪人必须告知购房者。因为有些人不愿意住在曾经发生过凶案或有人自杀过的房子里，房地产经纪人就必须告知购房者房屋的这类历史情况。法令甚至要求经纪人告知购房者该处房产是否闹鬼。

我试着告诉亚历克斯在老磨坊街的日子里曾经发生过悲剧，乔其特给自己辩护着，打开办公室的门，走进接待室。但是他打断了她，说他们家曾经在科德角租过一幢有两百年历史的房子，据说那里以前的主人会卷你的头发。但这是两回事，乔其特想。我应该告诉他那幢房子在本地被称作“小莉齐之家”。

她怀疑诺兰是否为这一惊喜而紧张不安。最后，他还要求当他们到的

时候,她得在场,不过那不可能,她得去签另一笔协议。她派亨利·佩利代替她去见诺兰和他太太,并回答诺兰太太的问题。亨利不愿意代她去,结果她不得不严厉地提醒他不仅要去,还得保证强调那处房产的种种不令人满意的地方。

应诺兰的要求,他们用写着“生日快乐,西莉亚”的彩色气球装饰了整个车道,把喜庆的彩纸折成皱装悬挂在门廊上。诺兰还要求他们准备好香槟、生日蛋糕、酒杯、碟子、银制餐具和餐巾。

当乔其特告诉诺兰屋子里没有家具,并提出是否要带一些折叠桌椅过去,诺兰很烦恼。他冲到附近的家具店里订了一套昂贵的户外餐桌椅,并要求销售商把它们放在饭厅里。“等我们搬进去以后,我们可以把它们挪到院子里。如果西莉亚不喜欢,还可以把它们捐给慈善机构,得点慈善性支出扣除。”他说。

花五千元买套桌椅再拿去送人!乔其特知道他是说真的。昨天下午,他打电话来要她保证一楼的每个房间和主卧室里都放了一打玫瑰。“西莉亚最喜欢玫瑰,”他解释道,“结婚的时候,我曾对她发誓会永远有玫瑰相伴。”

他英俊富有又迷人,而且对妻子一心一意。乔其特一边想,一边走进接待室,看看有没有客户在等她。和半数以上她认识的夫妻比,这女人真是该死的幸运。

不过,当她听说那幢房子事情后,她会有什么反应?

乔其特试着抛开这个念头。她天生就擅长销售,很快就从秘书和兼职房地产经纪人发展到拥有自己的公司。她的接待室格外令她自豪。进门右边是一张古色古香的红木桌,她的接待秘书罗宾·卡彭特就坐在这里办公。左边则是一套铺着浅色垫子的组合沙发和椅子,摆放在咖啡桌的周围。

傍晚的时候,客户可以坐在这里一边品尝咖啡、饮料或是红酒,一边听乔其特或亨利播放的推荐房产的磁带。这些磁带都会详细描述室内外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

“我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制作这些磁带,”乔其特十分喜欢向客户说明这一点,“但是它们可以节省您许多时间。弄清楚您的喜好,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您要找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在他们实地看房之前就勾起他们的购买欲,这就是乔其特的销售策

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招都很管用，但是过去五年里，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型代理商在这一地区开了店，而那些年轻有干劲的经纪人都渴望拿到定单。

接待室里只有罗宾一个人。“协议签成了？”她问。

“是的，感谢上帝。亨利回来了吗？”

“还没，我猜他还在和诺兰一家喝香槟呢。真是不敢相信，那么帅气的人买了那么豪华的房子作为妻子三十四岁的生日礼物。我也是这个年纪。她多幸运啊！亚历克斯·诺兰有兄弟吗？”罗宾感慨着，“不过话又说回来，世上不可能有两个同样的人。”

“我们还是祈祷西莉亚·诺兰在收到这份惊喜，又听到那个悲剧之后，还认为自己很幸运吧。”乔其特紧张地呵斥道，“否则我们就真的有麻烦了。”

罗宾明白她的意思。罗宾身材娇小，非常漂亮，长着心形的脸，喜欢穿带荷叶边的衣服。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头脑空空的金发美女。一年前，她来应聘的时候，乔其特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短短五分钟的就让她完全推翻了这一想法。她不仅当场就聘用了罗宾，还提高了薪水。一年以后的今天，罗宾就快拿到自己的房地产经纪证书，乔其特欢迎她成为自己手下的一名经纪人。

“你确实试着提醒诺兰先生那幢房子的历史有问题。这一点上我可以为你作证，乔其特。”

“那只是一方面。”乔其特说着，朝她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她的办公室在大楼里。她突然转身，朝罗宾说：“我只跟亚历克斯·诺兰说到过一次那幢房子的背景问题，罗宾。”她强调着，“那是我单独和他开车去看坐落在摩泽尔路上的默里家的房子时说起的。你不可能听到我跟他说到过这事。”

“我肯定听到你在这里跟亚历克斯·诺兰提到过这事。”罗宾坚持说。

“我在车里跟他提过一次。我从没在这里跟他说起过。罗宾，对客户说谎，对我、对你自己，长远看来，都没有任何好处。”乔其特说，“请记住这点。”

大门开了，亨利·佩利走了进来。“事情怎么样？”乔其特焦急地问道。

“不得不说诺兰太太在看到丈夫准备的这份生日礼物时表现出了一副高兴的样子。”佩利答道，“我想她丈夫认为她很高兴，不过我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罗宾抢在乔其特之前问道。

亨利·佩利的表情就像一个男人完成了一件注定失败的任务。“但愿我知道怎么说，”他说，“看起来她就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看着乔其特，担心他让她失望了。“乔其特，”他抱歉地说，“我发誓，我带诺兰太太去看主卧室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许多年前那个孩子在客厅射杀她妈妈和继父的情景。很古怪，不是吗？”

“亨利，在过去二十四年里，这家房地产代理已经将这套房子出售三次了，而你也参与了至少两次交易。我从没听你说起过这些。”乔其特生气地反驳道。

“我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也许是因为她丈夫订的那些可恶的花。那种味道就跟灵堂里的一模一样。在小莉齐之家的主卧室里，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西莉亚·诺兰也有这种感觉。”

亨利意识到自己说到老磨坊街的那幢房子时用了禁语。“抱歉，乔其特。”他咕哝着从她身边走过。

“你应该感到抱歉。”乔其特苦涩地说，“我能想象出你给诺兰太太带去了多么大的震动。”

“也许你应该开始考虑让我为你作证，说你告诉过亚历克斯·诺兰那幢房子的问题，乔其特。”罗宾建议道，带了点挖苦的意味。

第三章

“可是，西尔，这是我们计划好了的。我们只不过动作快了点。让杰克在曼德汉姆上幼儿园是有道理的。我们已经在你的公寓里挤了半年了，你又不肯搬到我那里去住。”

这是我生日后的第二天，也是收到那份惊喜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吃早餐。六年前，我受雇到这里给我的第一任丈夫搞装修。杰克急急忙忙地喝完了一杯果汁，吃光了一碗玉米片，这会儿应该穿好衣服，出发去幼儿园了。

我一夜没合眼。整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肩膀蹭着亚历克斯，瞪着眼睛，一直在回忆。这会儿，我套着蓝白相间的亚麻睡袍，头发盘在头上，我试着镇定地喝着咖啡。亚历克斯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穿着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衫、带红蓝花纹的领带，和往常一样完美。他正忙着吃吐司片和咖啡，这是他每天的早餐。

虽然房子很漂亮，我还是建议在搬进去之前能彻底的重新装修一遍，却遭到亚历克斯的反对。“西尔，我知道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买房子是愚蠢的，但那正是我们想要拥有的房子。你同意在那个地区买房子的。我们讨论过匹派克和巴斯金脊镇，而曼德汉姆离这两个地方只有几分钟车程。那里的居民都是高收入者，去纽约也方便。公司把我调到了新泽西，而且在那里我还可以在早上骑会儿马。我可没法在中央公园骑马。而且我还想教你骑。你说过你愿意学的。”

我仔细观察我丈夫，他的表情充满了懊悔和恳求。他说的对，这间公寓对三个人来说确实太小了。结婚的时候，亚历克斯放弃了太多的东西。他在休南区的公寓有一间大书房，足够安放他那些壮观的音响设备，甚至够放一架三角钢琴。这会儿，那架钢琴被搬到了储藏室里。亚历克斯在音乐方面有天赋，非常喜爱弹钢琴。我知道，他很怀念弹奏的乐趣。他很努力地工作才拥有了这一切。尽管他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个有钱人，他自己却是一个“穷亲戚”。我明白他对自己有能力买下这幢新房子是多么的自豪。

“你一直说想再做室内装修，”亚历克斯提醒我道，“一旦你定居下来，你会有大量的机会做室内装修，尤其是在曼德汉姆。那儿的人有的是钱，而且有那么多大房子在建。为了我，你就试一试吧，西尔。隔壁的人一直出高价要买这套公寓，你知道的。”

他绕过桌子，搂住我说：“求你了！”

我没听到杰克进来。“我也喜欢那房子，妈妈。”他尖着嗓子说，“亚历克斯说，等我们搬过去就给我买小马驹。”

我看着丈夫和儿子。“看起来我们有新家了。”我说，试着面带微笑。亚历克斯急于有更大的空间，我想。他喜欢家附近有骑马俱乐部。最终我会在其他两个镇上找到另外一幢房子的。到时再劝他搬家应该不难。毕竟，他的确承认了不征求我的意见就买房子是错误的。

一个月后，一辆辆货车从第五大街 895 号出发，驶向林肯隧道，目的地是新泽西州曼德汉姆镇老磨坊街一号。